

I

倫敦動物園 逛動物園階級的興起



倫敦動物園的長頸鹿



London Zoo
The Rise of the Zoo-Goer Class

當我走在倫敦街道，這個古老帝國的首都處處可見動物的蹤跡。

站在倫敦地鐵「滑鐵盧」線月台上，一百零六年歷史地下線路有如文明的沉積岩，各種時代的產物都壓縮在這個圓管裡面：十九世紀未挖通的地道、二十世紀初陸續擴張的地下網絡、一九七二年採購的七節式車廂、還有那嶄新的千禧年產物：監視攝影機。二〇〇五年七月七日的倫敦地鐵爆炸慘案造成五十二人死亡，警方最後靠著地鐵站的監視影像，才終於逮到四名嫌犯，從此全英國「CCTV₂」數量大增，光是倫敦地鐵全線就有共一萬兩千個攝影機，美國媒體戲稱這是喬治·歐威爾₃《一九八四₄》中的「老大哥」再世。我抬頭盯著一台攝影機時，正好看到電子螢幕顯示著：下一班列車，開往「大象與城堡」。

「大象與城堡」（簡稱E&C）從一七五一年橋墩落成以來即成為交通疏紐，莎士比亞₆《第十二夜₇》裡曾提及：「說到泊宿，還是大象（客棧）好啊。」而因為父母欠稅坐牢，年幼的狄更斯在此區度過窮困寂寞、充滿皮革廠氣味的童年，那種難以言喻的臭味，至今還保存在地鐵站南側一幢古蹟圖書館角落的私人康明博物館₈。館藏小木盒裡，那個小木盒，在後來二〇一三年一月的大火中隨著灰燼消逝了。

大象圓環的地底下是錯縱複雜的環狀地下道，終年陰暗，電影《發條橘子₉》曾在此取景，從地下鑽出之前，總得先迷走一陣，直到步出地面，耀眼光輝映著名符其實的地標：一隻背著城堡的水泥大象，是購物中心的招牌，這隻象的顏色在重複疊漆之後累積成一種白日惡夢般的紅色，而他背上的碉堡一如保麗龍遊樂場般毫無重點，這座補丁處處的商場在二〇〇五年被《Time Out》雜誌讀者票選為「最

醜建築」，而比起內部商家的蕭條，圍繞著商場的戶外市集卻越發生猛活潑，現在已是多元劣質生活用品和海盜版光碟的大本營。「大象與城堡」購物中心肯定不是「哈洛德₁₀」那種採購皇家用品的好場所，但絕對不要忘記，它曾經是歐洲第一個大型室內商場，就像E&C地鐵站經用百年，月台淺而通道窄潮濕、沒有扶梯、升降電梯既慢且重，好像隨時都會斷電，換乘動線糟糕透頂，但在二戰期間，當人口稠密的E&C成為主要轟炸目標時，這條狹窄地道掩護了無數平民的性命安全，附近的「帝國戰爭博物館₁₁」，還藏有大轟炸期間E&C月台上躺滿避難者的照片，在電影《贖罪₁₂》裡面，綺拉·奈特莉₁₃也曾經過度美麗地躺在這樣的一條地鐵月台上躲避轟炸。

搭乘這條古董地鐵道往北行至「舊城₁₄」，運氣好的話，能在街頭巷尾看見一些傳奇塗鴉真跡，最酷的倫敦地陪必須要能帶遠道而來的遊客前往Banksy真跡，可惜他的大型作品所剩不多，只剩下一些雕蟲小技的巴掌大圖案埋藏在教堂花園之類的角落，但是如果你願意敞開心胸，便會發現除了Banksy以外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了不起的塗鴉藝術家都在四處活躍，比方說ROA。

紅磚道一棟舊樓房外牆四層樓高的「鸛鳥₁₅」是ROA的代表作之一，就在種種高檔化（Gentrification）的過程中，一片「咖喱首都紅磚街」宣傳看板就毫不客氣地蓋住了鸛鳥塗鴉。當今地產界最炙手可熱的流行語就是「Gentrification」，用我的簡單白話來解釋，就是在某個地區將昔日曾被視為社會問題的移民特色消毒殺菌之後，將各種類型化的繽紛風格轉化成為土地提價優勢的過程，高檔化進行的方式有很多種，包括鼓勵時髦的年輕人聚集在此，因為青春就是最好的空

1 | Waterloo 2 |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3 | George Orwell

4 | Nineteen Eighty-Four 5 | The Elephant & Castle

6 | William Shakespeare 7 | Twelfth Night

8 | Cuming Museum 9 | A Clockwork Orange 10 | Harrods

11 | Imperial War Museum 12 | Atonement

13 | Keira Knightly 14 | Old Town 15 | Stork



倫敦街邊的鴿子與監視錄影機



紅磚道區被廣告蓋住的 ROA 作品

氣清淨機、或是將路邊攤販統一集中到一條管理良好的民族風地下美食街，那裡不只賣印度／孟加拉咖哩，還能吃到韓國、越南、日本、台灣等各種合乎刻板印象的亞洲小吃、偶然一回的文化活動更能讓該處的地標登上主要新聞版面，而這些步驟都一一在「紅磚道₁₆」這個早期的貧窮孟加拉移民區出現，只不過這一回，那塊蓋住ROA鸛鳥塗鴉的廣告看板引起了居民和粉絲的強烈抗議，廣告主迫於壓力，只能移除廣告還鸛鳥全貌，倫敦居民保衛ROA塗鴉的活動早在二〇一〇年已有先例，當時「哈克尼區₁₇」政府試圖抹去畫在一間錄音室外牆三點五米高的大兔子，但該樓房的屋主表明該兔是合法塗製的私人外牆，發起了「保兔運動」，得到街坊支持而達成目標。ROA筆下的動物遍及歐洲和美國，他的創作工程浩大，需要升降機和大量顏料，過程公開，路人皆可觀賞之，塗鴉做為藝術形式仍存有爭議，但至少孕育出前衛搖滾、龐克文化的倫敦街頭上，某些塗鴉確實被當成百萬名畫一樣對待。說到大鳥，在英語中，起重機（吊臂）和鶴都叫做「Crane」，站在二〇一二奧運前的倫敦城區環顧四方，處處皆是直伸入雲的Crane。這景象之所以奇異，是因為倫敦向來有最嚴格的建築限高政策，倫敦居住成本高居世界第六，但目前世界前一百高樓中，沒有一棟位於倫敦，許多人認為這是都市土地利用不完全，有的建商說城市沒有摩天樓天際線，就像一個「殘障」的大都會，但倫敦市長鮑里斯·強森₁₈不斷聲明捍衛傳統建築景觀的立場，特別是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塔和聖保羅大教堂。而今從滿天工作中的Crane看來，想必越來越多的高樓即將從外而內包圍城市，今日看見吊臂之處，想必就是明日視野被剝奪的所在，沒有人有權擁有天空，但是用房地產的公式來算，

登高樓可以小天下。二〇一三年，倫佐·皮亞諾₁₉設計，七十二層樓高的「夏德塔₂₀」完工，倫敦就此擁有了目前歐盟地區最高的建築，而城市之間的高樓競賽才剛開始。講到這裡，不禁要自問，長篇大論的房地產論述講完沒，重點不是動物園嗎？

馬上就到動物園了，當市街人車都忙碌不已地改變翻新，每條街道都紛紛擾擾充滿險阻，在變動頻繁的世界，動物園裡的時間總像凝結了一般，因為猴王或母獅都不太可能抱有土地都更發財夢，也正是如此，在一座城市裡，動物園通常比被「ZARA」、「H&M」、「Nike」等國際品牌服飾店所佔據的市中心更能妥善地保存城市的歷史性格。

英國在近代化進程中總是扮演先行者，在動物園方面也不例外，倫敦動物園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動物園，一八二八年由世界上第一個動物學者組成的協會「倫敦動物學會」所管理，創辦者是建立新加坡港的萊佛士爵士，達爾文₂₁在寫出《物種源始₂₂》前二十年便已加入學會，倫敦動物學會和動物園的創立和種種環節都具有鮮明的英國傳統，並且記錄了生物科學發展的軌跡。歐洲第一隻大象「金寶」，英國第一隻河馬，都以這裡為家，而袋狼和斑鱸等現在已完全滅絕的動物，倫敦動物園都還為其物種做過最後的努力。

動物園位於攝政公園北部，佔地三十六英畝，截至二〇一三年園內有物種八百零六種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八隻個體存活，居全世界數量之冠，而養育這麼多物種，是很花錢的。倫敦動物園的地主是慷慨仁慈的英國女王陛下，但是動物園的運作並不依靠國家資金，而是由院士、贊助者和門票收入所支持運作。也許正因如此，倫敦動物園網

站總是繁忙更新，不斷推出其他動物園無法望其項背的行銷企劃和公關活動，其中春夏的夜間活動特別受歡迎，例如在老虎區的草坪上觀看藍光版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₂₃》，為了不讓聲音驚擾老虎閣下，全場觀眾每人一台藍芽耳機，限額售票，入場費二十英鎊（大約是一千元新台幣）；倫敦動物園電子報一週一次，滿載各種令人感動興奮的新生兒消息、異業結合商品的推出，甚至結合「過火」（對，就是廟會上走過火堆淨化儀式的那個過火）體驗的募款活動。各種巧思充滿趣味、又緊密結合生態與保育的本意。每每認識這些縝密的規劃和高昂的入場費用，都不得不佩服倫敦人對於飼育和經營如此嚴謹又一絲不苟，而這些活動的特質又一再反覆彰顯倫敦動物園久遠流長的傳統：科學與階級。

科學研究原本就屬於菁英階級，而在教育普及的今日，階級以另一種形式內化，那就是誰能支配更多的時間與金錢。我相信人類總是必須先填飽自己的肚子，才会有心思考愛護動物或是科學研究，在一八二六年，必須出身貴族或榮獲皇家贊助，才能夠全心鑽研生物科學，在廿一世紀的今天，能夠拿出幾十英鎊的閒錢，在週三白天帶著孩子去動物園參加生態保育活動的人，本就不可能是狄更斯筆下揉製皮革的可憐蟲。倫敦動物園那些輝煌的「世界第一」里程碑處處都在強調：科學和保育不是請客吃飯。而我非常感謝這些卓越階級的慷慨貢獻，因為他們本也可以選擇據為己有。

在歐洲強國舉起帝國主義大旗，在世界各地瘋狂「掃貨」的時代，許多皇宮貴族甚至富商探險家，都沉迷於收集珍稀動物，他們通常投入大量資金建造私人花園，並在猛獸欄前啜飲美酒，但是倫敦的



上：史諾登百鳥園
下：魯貝特金設計、現列為古蹟的舊企鵝池

貴族和學者們卻投入金錢和人類智慧研究生物科學和景觀設計，除了飼養和繁殖，世界上最好的標本製造技術也在倫敦，自然歷史博物館裡免費提供大眾參觀的上千組精製標本，即使在尋常的二手市集，也能輕易地找到栩栩如生的老鷹標本，看來就像能隨時展翅飛走。

英國在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殖民行為掠奪了亞洲和非洲，但是不能否認英國也養出了一批具有偉大情操的科學家，倫敦動物學會的宗旨不僅是經營世界上最多物種的動物研究機構，他們認為世界上所有動物的保育都是學會分內的職責，所以他們會在中美關係惡化時出手接收熊貓「姬姬」，也經常為歐洲各地動物園協調跨園配對事宜。

因有以上各種光榮傳統，倫敦動物園並不以娛樂氣氛著稱，園內植被豐美，動線規劃工整、廁所清潔如新，這裡的飼養員長相模糊、缺乏幽默感，但是他們工作認真無可挑剔，彷彿連如何撿拾一顆掉在地上的松果都有手冊規章能夠查閱，來到這裡必須準備好足夠的腦容量，因為在這裡走兩步路可能就是物種進化的兩百年，生物多樣化的程度讓人目不暇給，而所有動物的標示清晰，資訊充實，會讓中小學生物老師感動落淚。

倫敦動物園不只是生物殿堂，它還是二十世紀建築名人堂，比如一九一三年由米契爾爵士設計，用水泥仿造山巒的「Mappin Terraces」，現已列為二級古蹟；由史諾登爵士設計、有如神仙教母白紗帽一般的鳥園「史諾登百鳥園」²⁴在一九六二年引領風騷，使用輕盈鋁質、利用張力巧妙地支撐了一個龐大的結構；而最有名的古蹟則是俄羅斯流亡建築師魯貝特金²⁵所領導的事務所「Tecton」設計的企鵝池，在有限的空間裡，兩道螺旋滑道讓企鵝群有了足夠的運動空間，探頭觀望

的人們也能因為看見排排走的企鵝們而獲得極大的滿足，這座池從各個角度看都有不同的形狀，妙不可言，是建築史上的名作。企鵝池正式啟用之初，少女伊莉莎白公主親自降臨，握了一隻企鵝的手，不過那是一九三四年的陳年往事了，事實上，自從二〇〇四年企鵝因故移居借住到鴨子的池塘後，牠們就不是很想回到原來那個大師打造的豪宅去了，於是倫敦動物園集資，仿照南美海岸景觀，建造了一個新的「企鵝灘」，這個池塘是原來的四倍大，水有原先的三倍深，是完全的開放空間，企鵝群居在此可以盡情地游泳，累了可在岸上的樹下歇息，水池外圍還設有玻璃觀景窗，讓遊客能盡情觀賞企鵝水下泳姿。新的企鵝灘落成之時，倫敦各地鐵站都可見到大型廣告宣傳，二〇一二年的春天，企鵝正式搬家，在工作人員戴著耳麥稍嫌吵雜的激勵聲（其實主要是激勵現場觀看的數百名小朋友）中，企鵝試過水溫，大舉入池，在春天含苞待放的鳥語花香中，舒服地遨遊了起來，小朋友都很興奮，大人也很滿意，只有一位「嘉賓」似乎一時不能接受這個新的事實，那就是蒼鷺。

一隻蒼鷺目瞪口呆地看著這種前所未見的黑白動物，牠們不但憑空出現在自己的日常風景中，還喧賓奪主地成群入水，又搖搖擺擺地在岸邊遊蕩，也許是我一廂情願地解讀，但我從沒見過呆立那麼久的蒼鷺，久到我替牠拍完照片了，牠還是一動也不動。物種的跨海遷徙本是萬中選一、需要耗費千百年的漫長過程，但自航海時代以降，由於人類發明的各種運送工作，各種動物大批地出現在非原生的土地上，這些神奇的成就都可以用美妙的語言描述，但是把物種帶離原生地並且圈養，在本質上確實是不自然又霸道的行為。

一隻驚訝的蒼鷺，就像那個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，「說真的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企鵝在這裡？」

出於同樣難以解釋的理由，我搭乘飛行器跨越海洋大陸，來到一個遙遠的島國、查詢Google地圖、轉乘地鐵和公車、購買二十三塊半英鎊的昂貴門票，拍下了企鵝入水的一刻，拍下了這隻蒼鷺的驚訝表情，而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公眾動物園，才只是我的第一站而已。

